



## 句容古代 名人与村名

□ 陶正玉

句容有不少村庄名称与古代名人有关，或以其姓氏命名之，或以其事迹影响之，名人与村庄，二者相得益彰。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一方面，说明古代句容文人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另一方面，反映了句容人民对在句容历史上做过好事作过贡献的乡贤名人是永志不忘的。现撷取几例，以飨读者。

### 张庙

张庙，位于句容城南二十里，俗称祠山大帝庙。

陈果夫的《江苏省政述要》称：“张庙，祠汉太守张渤，因渤远祖，曾佐大禹治水有功，渤父世其业。其开赤山塘，殁葬于此，地方人立祠祀之。”后庙毁无存，但名称仍沿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庙旧址上办了张庙小学，上世纪60年代曾为张庙人民公社驻地，后为三岔人民政府驻地，现并入后白镇。

### 曹庄

曹庄村名，来自于明代南京吏部尚书曹义。

《弘治句容县志》卷十文章类引李贤所撰《南京吏部尚书曹公神道碑铭》曰：“曹义，字不宜，别号默巷，先世汴（河南开封）人，后徙凤阳，宋南渡时，有随之者，遂家句容，子孙渐至蕃盛，因名其地，曰：‘曹庄。’这是用名人姓氏命名的村庄。曹义是句容春城人，明永乐十三年（141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转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景泰初年升任南京吏部尚书。曹庄村名沿用至今。

### 雷巷

雷巷是北宋教育家胡瑗后裔居住的村庄。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号安定，海陵人。他与孙复、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官至太常博士。其教育主要观点是“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这即是说，学校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其世居陕西安定堡，俗称“安定先生”，后隐居。其子徙句容已繁衍三十九代，子孙分居雷巷、下甸、桑庄、梅干、新村五个自然村。后代承祖志兴办安定小学，成绩斐然，名声若雷动乡里，因村中有巷，故名雷巷。现为下蜀镇新村的一个自然村名。

### 白阳村

《弘治句容县志》载：宋代王宗，句容承仙乡人（今春城）人，博学能文，绍兴中为翰林学士，深为刘光世（随宋高宗南渡，命为制置使，屯镇江）器重。进知府事，官至江东南安抚使，主管江东南安抚司。后归老回乡，结庐于白阳里，号白阳居士。白阳里即是现磨盘的白阳村，村名被用于生产大队和村民委员会名称至今。

### 鲁墓村

《乾隆句容县志》载：三国吴时鲁肃墓葬此村，故名鲁墓村。

鲁肃，字子敬，三国时吴国名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人，出身士族，初率部属百余人，随周瑜到江南。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威胁东吴政权，他与周瑜坚决主战，建议联络刘备共拒曹操，孙权采纳了建议，任其为赞军校尉，助周瑜大破曹军于赤壁，这就是有名的赤壁大战。周瑜死后，其军由鲁统带，治军甚有方，死后葬于句容，曾有碑记。

### 蒲塘头

《弘治句容县志》载：明代张文显，句容移风乡人，以明经秀才任福建邵武府知府，升刑部侍郎，善诗文，尤工于书，以所居之乡有蒲塘而自号“蒲塘”。据《句容县地名录》解释，后人将“蒲”字误写成“浦”，称为“蒲塘头”，现为大卓乡下荫村的一个自然村村名。

### 千坵地

《句容县地名录》载：传说名将项常遇春在此开垦荒地一千坵。故名“千坵地”。

常遇春是明初名将，字伯远，怀远人，善射有勇力，元末参加朱元璋军，后渡江取采石，为朱元璋定鼎南京立下汗马功劳。他率部灭张士诚，与徐达共同领兵，剿灭北元。他自称能以十万之众横行天下，故军中号称“常十万”，后回师时病故，葬于南京富贵山。他未显达时，与母住在茅山，十分孝敬母亲，故茅山流有望母山的传说。千坵地现为茅山夏林村的一个自然村。

## 与奚啸伯先生一面之雅

□ 秦苏

一辈子爱看戏，尤其是京剧，凡来镇江演出的名角，我几乎都看过他们的演出。尚小云、荀慧生、周信芳、李万春、梅葆玖、李和曾、李世济、张春华、张云溪、张学津、李崇善、董芷苓、李玉茹、杨春霞、李炳淑……最令我难忘的是，50多年前与被誉京剧“四大须生”奚啸伯先生的一面之雅。

奚啸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并称“四大须生”。1962年，时年53岁的奚先生从艺整整四十年，当年秋天他率领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到华东地区巡回演出，10月下旬来到镇江，假座位于天主街的解放剧场，连演了一个星期。

在镇排的戏码都很过硬，由他主演的就有《杨家将》《白帝城》《失空斩》等派系名剧。首场演出是全本《杨家将》，奚先生在剧中饰杨继业，后扮寇准，演出盛况空前，掌声、彩声不断，演出结束后谢幕多次。当晚，镇江有线广播站还向全市实况转播了这场戏。那时剧场基本没有音响设备，演唱效果全靠演员的功力。奚先生嗓音不高，但清脆悦耳、韵味浓厚，行腔委婉细腻，清新高雅，犹如“洞箫之美”；他的念白道而不俗，不仅清楚明晰，而且铿锵成节，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字字入耳。家父和我不仅是个戏迷，用如今的话说还是个“粉丝”，看了首场

演出后，就想拜见奚先生，后经本地一位名票牵线，请剧场一资深票友与奚先生联系。想不到两天后就听到回音，奚先生应允了。见面时间安排于在镇演出最后一场散戏后，地点就在剧场后台。

那晚演出戏码共三出，大轴是奚先生的《白帝城》，戏一结束，没等谢幕，我们就连忙离座赶到在柴炭巷的剧场后台门口等候。约半小时后，奚先生叫人招呼我们进去。刚卸装的奚先生身穿白色对襟中装，下穿黑色练功裤，手捧一把白瓷小茶壶。他将我们引到舞台右侧的乐池内坐下，并与家父交谈起来。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谈话内容已记不清了，好像都是有关当晚演出及菊坛演员的情况。见面过程中，奚先生谈话不多，时而微笑，时而点头，谈吐斯文儒雅，书卷气很浓。当时我仅二十岁，虽爱看京剧但并不懂行，就像一个小学生坐在一旁认真听老师讲课，见面约半个小时。

临别前，家父请奚先生赐一剧照，他微笑着摆摆手说，这次行程匆忙，随身没带，但他答应以后寄来，并记下我家的通讯地址。当时我们对他的承诺只当一句客气话，并未抱多大希望，毕竟与他素昧平生，更何况他是位全国知名的大家，人情事多，未必还能记住这件事。可想不到仅过了二十多天，奚先生就寄来一封两

页信笺的书信，内附一张他在无锡中国照相馆拍摄的剧照，还在照片上用毛笔工整写下“学文同志留念，奚啸伯赠，六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年五三”。书信及照片上的字端秀俊逸，文辞典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在信中还感谢我们的拜见，一点没有大家的傲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奚先生书法造诣精深，早年临过灵飞经又练过赵（孟頫）体，小楷功底尤为不同凡响，当今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就是他的爱徒。可惜，他的书信在“文革”动乱中被毁。

1962年后，奚先生再也没有来镇演出，也听不到有关他的消息，只是偶尔从外地报纸上看到他演出的广告。1980年秋，我到石家庄出差，顺便打听奚先生的情况，几经周折才找到剧团所在地，获悉奚先生早在1977年12月就已病逝。据剧团一位老人说，奚先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偏瘫后长期卧床，晚景凄凉。辞世时既无家产也无积蓄，给子孙只留下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一代名伶竟如此结束了他67年的坎坷人生，实在令人唏嘘。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菊坛涌现了一大批奚派新人，众多奚派名剧复排上演，得到广大观众和京剧界的普遍好评，奚派艺术又重放光彩。



桑树嫁接是蚕桑工区知青的必修课



知青们在江滩上，把湖桑芽头嫁接在实生桑树苗上



在蚕快上结茧之际，知青们为如何扎好草簇而交流技艺

## 难忘蚕桑工区往事

文/石玉 图/陈大经

1964年9月10日镇中、二中、三中部分高中毕业生告别母校。离开父母的呵护，坐在缓缓行驶的牛车上抱着行李，在一片锣鼓声中遥望着亲人，离开了久居的城市，奔赴象山南芦柴滩（蚕桑工区），豪情满怀踏上寻梦的旅程。

千亩芦滩上的酣战掀开了农友们人生奋斗的序幕。有人说“下了芦柴滩，好比上刀山”。既是上了刀山，就不怕扎脚心；大家赤脚穿梭奔走在芦桩上，用稚嫩的双手抡割芦柴，腰酸背痛无间隙，手心磨破了、脚底流血了都全然不顾。连续作战几十天，我们荡平了芦柴滩，千亩芦滩瞬间变成沃土荒原。

第二年春天，蚕桑工区吹响种桑大战的号角。农友们起早摸黑、耕田犁地、挖沟排水，热火朝天地播种树苗；从吴江运来苗木栽种，从城郊北门拖来大粪追施肥料。当年，在这片芦滩上我们成功地嫁接了160万株优良品种桑苗，自此，工区千亩沃土上桑树青青，我们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为此，《镇江日报》还刊登了“千亩芦滩变桑园”的专题报道。

夏天，全工区上下齐心协力抗旱防洪。那年夏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升起，地上就像着了火一样，田间土地已开裂缝，农友们顶着烈日、忙着在田间浇水，以防内涝。农友们迎着电闪雷鸣，瓢泼大雨挑土方加宽加高江堤大坝。大家喊着号子，吆喝着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朝大堤低洼处堆土，往大堤缺口处垒沙袋和草袋加固堤坝。

秋天，为保证蚕儿不断粮，农友们披星戴月采摘桑叶，将一筐筐沉甸甸的桑叶运进蚕室大楼。夜深了，蚕室大楼灯火辉煌，为了让蚕儿吃得饱长得快，养蚕姑娘的身影穿梭不息，看到从蚕子孵化的蚁蚕，从黑色变成白色，一天天长大，最后吐丝变成蚕茧。看着那吱吱作响的牛车装满蚕茧直奔茧站，经茧站吴同志抽查、检验、划分等级、定价入库结账后，姑娘们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冬天，桑园显得格外空旷辽阔。数九严寒，北风凛

冽，河水凝冰，全工区农闲人不闲，忙着修水利。在大堤上农友们经常顶着漫天雪花，喊着震天的号子，抬着千斤重的条石，挖土方筑堤防洪，确保修好水利工程。肩膀磨破了，扁担压断了，也有人压垮了，但江堤坚实了。

劳作辛苦，但生活却并不缺少乐趣。大堤上，每当夜幕降临，农友们三五成群聊天散步；放声高歌“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等中外歌曲自娱自乐。

大矿井里，站在清澈的泉水中搓澡洗衣，谈笑风生、嬉笑取乐。环境沟内，不顾污泥浊水，摸鱼捕虾，捉螃蟹挖黄鳝。

篮球场上，不顾劳累，球员们个个身手不凡。焦山渡口，迎着湍急的江水，游泳健儿大练兵，横渡长江成佳话。

还有一大批伴随我们成长的师长们：农忙季节，是农民大哥邱宝成等教会我们耕田犁地、驾驭牛车，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庄稼活。

我们能种桑，是技术员王步庄传授的桑树种植、培育、嫁接等技术。我们能养蚕，是技术员殷静华教会我们蚕宝宝的孵化、喂养、结茧等技术。

举目无亲时，是带队的王锦汉、王祖德、刘龙三位老师与我们为伴，关心帮助我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他们给了我们信心与力量。

一日三餐，是戴师傅、濮师傅烧出可口的饭菜，蒸出香喷喷的馒头，让大家吃得狼吞虎咽……

岁月飞逝，当年的知青们都老了，蚕桑工区的往事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但上山下乡岁月的痕迹，永远难以忘怀，魂牵梦萦。



原始的江滩 蚕桑工区原貌